

蜀道，一部镌刻在千山万壑间的华夏史诗

□ 蒲 剑

蜀道，是横亘于华夏版图上的一道深刻年轮，是大地脊梁上蜿蜒的文明印记。三千年岁月如秦巴云雾般流转，它从历史的褶皱中挣扎而出，承载着先民的汗水、诗人的吟咏、将士的呐喊与商旅的倦影，最终凝结为一座超越地理的精神图腾。当我们循着李白的诗行遥望蜀道，所见岂止是“难于上青天”的险阻，那更是华夏民族在重峦叠嶂间以生命铺展、以文明浸润的壮阔史诗。

地脉之章——人与天的永恒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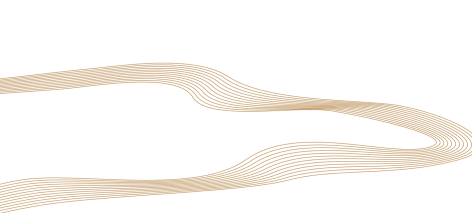
展开中国地形图，“四塞之国”的四川盆地宛如天造地设的秘境。秦巴山脉如苍龙北踞，云贵高原似屏风南立，横断山脉若剑指西天，巫山云雨锁钥东门。

三千年前，“五丁开山”的传说如雷声滚过秦巴。那不仅是神话，更是先民以血肉之躯对抗巉岩绝壑的集体记忆。他们发明“火焚水激”之法：烈火煨烧山石的固核，冷水骤然泼下，岩层在热与冷的淬炼中嘶鸣崩裂。栈道，便在这嘶鸣中如天梯垂悬于陡壁，那是人力与天工最惊心动魄的握手，每一次斧凿，都是向不可知命运的叩问。

历史的脉络在群山中逐渐清晰：“北四南三”的交通网络跃然于山河。翻越秦岭，有陈仓、褒斜、褒斜、子午四道；跨越巴山，有金牛、米仓、荔枝三线。其中金牛道最为传奇，不仅因“石牛粪金”的古老寓言，更因它至今搏动的血脉。金牛道上最璀璨的明珠，莫过于“三百长程十万树”的翠云廊，它的青石板上蹄印犹存，是千年商旅驮队踩出的年轮；两侧古柏，依然撑开一片苍穹，它们览览三国风云，聆听过唐宋诗篇，沐浴明清风雨，年轮里镌刻着一部“活态”的生态文明史诗。

前年盛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翠云廊，他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这番嘱托，让千年驿道在新时代的语境中重获呼吸——如今，这里不仅是历史的走廊，更是生态保护的样本、文旅融合的窗口，古树名木电子档案、生态监测网络、文化研学路线，让古老的年轮接入现代文明的脉搏。

而著名险隘剑门关，则是这部山河史诗最铿锵的注脚。七十二峰如剑，直指苍穹，将天地通途戛然锁断。三国时，蜀汉大将姜维据此天险，以三万甲青拒十万雄兵，让这座关隘超越了地理意义，升华为“虽千万人吾往矣”



为弄清艾芜先生的“出生地”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也就是从他诞生至十八岁离乡出走，去成都求学的这段历程。继3月7日上午初访艾芜故里，3月10日，我再次来到李家碾院子考察。

在李家碾，我最先见到的是村民钟姐。她说，你前两天来过，我看到过你，你爪子又来了啊？我说，我来看看场地，我们准备在这里举办一个清明诗会。钟姐对诗会不感兴趣，好像没听懂，就礼节性地回了一句，“哦，演戏嗦？”我说“差不多吧，就是。”我又问，您认识艾芜吗，你们这里出的一个大作家。钟姐说，听说过，说的是个大官得嘛，了不起！我说，不是大官，是个大作家，大文豪！她笑着说，与现在的大明星差不多嘛，我们这里经常有很远的人过来看，来找这个艾芜。看嘛，村上的好多户人家都在翻修房子，说要搞什么民宿、酒店。钟姐说得丁了然，我听得水木然。

我看见石墩上坐着一位老人。钟姐告诉我，老人姓乔，叫乔万发，村民们都叫他乔四伯。他已86岁高龄，年轻时当过大队保管，帮大队管理过砖窑。我急忙上前去，乔老前辈果然打开了话匣子，给我讲述了很多有关艾芜先生小时候的故事。

他一边指一边说，艾芜先生姓汤，但李家碾院子主要的姓氏人家是乔、陈、雷、周。艾芜的出生地就在那几根杉树那里（此说与艾芜的亲属所言有悖）。其实，乔大爷家与艾芜先生小时候的“居住地”也仅一路相隔。家里在修房，挖基脚，他属马，不能看，避讳，就出来避一避。

路旁有一个介绍牌《南行源故乡清流》（1904-1920——1926年夏），上面的文字说，艾芜出生在清流场曹家碾东侧的邵家院子，八岁随家人迁到半里之遥的张家院子，十三岁又随家人迁移到两里之外的李家碾，居住到二十一岁。这个介绍，与我后来在艾芜亲属汤继光大哥（74岁）处了解到的情况不符合。汤继光大哥精神神地对我说，关于“艾芜先生的出生”，首先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他（汤继光）的爷爷与艾芜先生的爸爸是叔伯兄弟，艾芜喊汤继光的爷爷喊老辈子（么伯），汤继光喊艾芜为大爷（堂伯），艾芜的父亲与汤继光的爷爷是

的信念丰碑。

文脉之韵——墨香浸润的千年走廊

蜀道从来不只是通道，它是文明交融的河床，是墨香浸润的走廊。关中平原，作为河渭上游的王者，通过北丝绸之路与远方的风沙和驼铃对话；四川盆地，作为江汉上游的隐士，借南丝绸之路与南亚的香料、海上的波涛神交。蜀道，正是连接这“王者”与“隐士”的文化脐带，输送着文明最鲜活的养分。

这条脐带上，行走过中华文明最璀璨的星辰：张骞凿空西域的勇气，曾在此积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睿智，或许在此孕育；司马相如赋中流淌的华彩，李白诗中迸发的“噫吁口”的惊叹，苏軾笔端挥洒的“人生如逆旅”的旷达——他们的足印与文思，让这条险途变成了流淌着诗与思想的星河。

李白的《蜀道难》如天外惊雷，将蜀道的险峻浇筑进民族的文化基因。但这雷霆并非独响，在此之前，已有南朝阴铿“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如细雨浸润；在此之后，更有杜甫的《剑门》之壮、李商隐《筹笔驿》之慨、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之黯然，如星河灿烂，络绎不绝。他们行走在同一条路上，却谱写出各异的心灵乐章，让蜀道成为收纳千年叹息与吟咏的巨型回音壁。

这文脉不仅流淌在纸墨间，更镌刻在山水肌理之中。汉中褒斜谷口的《石门汉魏十三品》，堪称书法艺术的“石质图书馆”——汉隶的古朴如老松虬枝，魏碑的雄健似剑阁风骨，唐宋题刻的端庄流丽如嘉陵江月。中国书法的千年气韵，在此凝固成可触摸的史诗。栈道与摩崖，在此达成了“道器合一”的至高境界。

行走蜀道，便如同漫步于一座露天流动的文明博物馆。古关、古城、古战场、古驿站……仅三国遗迹便如星斗散落。每一步，都可能踩中诸葛亮北伐的粮道；每一瞥，都可能与马嵬坡后的唐玄宗车驾或护送荔枝的驿骑身影交错。历史从未远去，它沉淀在每一块铺路石的温度里。

命脉之搏——决定国运的钢铁脊梁

在冷兵器时代，蜀道是悬在历代王朝头顶的双刃剑。握之则进可问鼎中原，退可偏安一隅；失之则门户洞开，腹背受敌。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的道路，注定与金戈铁马、烽火狼烟相



艾芜故里纪行

□ 舟 歌

亲兄弟，他们（汤继光的爷爷辈）一共有五弟兄，汤继光的爷爷是老么，艾芜的父亲是老大。再就下一辈（艾芜与汤继光的父亲辈）来排，艾芜排老大，汤继光的父亲排老二，还有一个排老三，汤继光父亲的亲兄弟，艾芜先生的堂兄弟，早已去世了。

按照汤继光大哥的说法，艾芜先生真正的出生地就是现在的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四组，即新都区清流派一个叫张家院子的地方，也就是现在艾芜故居和艾芜博物馆所在地。然后，才随家人搬迁到李家碾（现彭州市濠阳街道白土河村四组），又搬迁到曹家碾（现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六组），最后又搬到宋家碾（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六组），直至解放。

要了解艾芜先生，我想起了师范学校的同学刘长春。汤继光大哥与刘长春同学是亲老表，他们母亲都姓邵，有八姊妹，汤继光大哥的母亲排行老二，刘长春同学的母亲排行老三。在刘长春的帮助下，我很快就见到了家住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四组的汤继光大哥。

在与汤继光大哥的交谈中，我终于弄清楚了艾芜家的迁移。艾芜先生真正的出生地是现在的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四组（原清流乡翠云大队四生产队），即新都区清流场一个叫张家院子的地方，距离现在艾芜故居、艾芜博物馆所在地不远。然后，随家人搬迁到李家碾（现彭州市濠阳街道白土河村四组），之后又搬迁到曹家碾（现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二组），最后搬到宋家碾（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六组）。这个迁移路线，看起来很复杂，其实搬过来搬过去，就在现在的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与彭州市濠阳街道白土河村之间不超过两华里的范围之内。

汤继光的父亲与艾芜先生同爷爷，虽是堂伯侄儿，但艾芜生前很喜欢汤继光。汤继光也经常去红星路23号艾芜居所去看望艾芜和大娘。在那个以文学为荣的80年代初期，汤继光大哥听说刘长春同学与我都热爱文学，就坦言要带我们去见他引以为傲的著名作家艾芜，见他的大爷（大伯）与大娘（娘）。最终，我的同学刘长春叫汤继光老表带去了自己的作品。我们为啥都没有去见艾芜？汤继光大哥今天才道出了原委。被汤继光老表带给艾芜先生看的作

伴，它的每一次脉动，都牵连着天下大势。

秦惠文王纳司马错之策，“得蜀则得楚”，开金牛道，取巴蜀，天府之国的粮仓与沃野，奠定了翦灭六国的基石。这是开拓的智慧。

秦末风云，汉王刘邦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奇谋，自蜀道北出，定三秦，开创四百年大汉基业。这是韬略的辉煌。

三国鼎立，诸葛亮五出祁山，以攻为守，鞠躬尽瘁，那木牛流马行走的，不仅是粮道，更是一个士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理想。这是忠诚的绝唱。

曹魏灭蜀，邓艾偷渡阴平，裹毡而下，奇兵天降，终结了一代政权。这是险中求胜的决断。

南宋偏安，吴玠、吴玠兄弟据守和尚原，以数千残兵，大破金兀术十万铁骑，让蜀道成为守护汉家衣冠的最后屏障。及至钓鱼城下，蒙哥大汗折戟沉沙，欧亚战局为之改写，更是将蜀道的军事意义，书写到了世界历史的卷册之上。

直至近代，红军血战剑门关，以信念与热血，攻克这“固若金汤”的天险，为长征写下了气贯长虹的诗行。

这一场场战役，一次次争夺，让蜀道的泥土浸染了英雄的血与汗，也积淀了民族的勇与谋。它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军事史，见证着谋略与勇武、统一与分裂、守护与进取的永恒命题。

大道如砥——从历史通往未来

今日蜀道，天堑已成通途。西成高铁如龙穿山，银鹰掠过关山云海，高速公路重塑时空，古道的原始交通功能渐渐隐入历史烟云。但当我们将其与长城、大运河并置，会发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三大支柱：长城是守护的脊梁，运河是流通的血脉，而蜀道，则是沟通的神经，是打破隔绝的意志象征。

如今，我们守护翠云廊的古树名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其深意正是要延续这条文明之“道”。

蜀道苍茫，其命维新。它从三千年前的传说迷雾中蜿蜒走来，正向新时代的康庄大道奔去。我们行走其上，或驱车穿越隧道，或漫步青石旧径，既是在追溯“地崩山摧壮士死”的过往，更是在承接“天梯石栈相钩连”的创造之光。那盘旋曲折的不仅是路的形态，更是民族命运的隐喻——纵然千回百转，前行之志永不改；哪怕万水千山，通联之心终不变。



品，是短篇小说《希望》，又好像是《成长》？这篇 小说，之前刘长春拿给我看过，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刘长春的钢笔字写得很漂亮，文章也誊写得工整。艾芜先生看后，用小楷毛笔给刘长春回了一封长达两页的信，说把作品已经交给了一个刊物。刘长春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就把这封珍贵的信件拿给我看。但隔了不久，刘长春就收到了《现代作家》小说编辑刘元功的退稿信，大概意思是说“艾老把你的稿件转给了我……艾芜先生年事已高，建议不要打扰他，他一直在闭门写回忆录。”还有，就是希望努力工作，好好学习，认真写作。刘长春比我写得好都没有“成功”，我当时只能写点小诗，就更不敢叫汤继光老表帮我向艾芜先生推荐了。

四川人真是“竹根亲”，汤继光与周大哥是老表关系。而我与周大哥又是周姓家门，大家彼此显得十分亲热，畅话家常，龙门阵摆得热火朝天。汤继光大哥带我前往临近的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四组的张家院子考察。“这里才是艾芜的出生地，”汤继光大哥指着前方（原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三组46号）对我说，原先，他们家住的是正堂屋，艾芜家住的是副堂屋。艾芜先生当时就出生在副堂屋里。现在这里是他们两家的一个姓杨的亲戚在住，现在杨家的双扇铁门为艾芜先生出生地当年的后门，而艾芜先生出生地的前门又为现在杨家住房的后门，朝向刚好打了个对调。艾芜故居、艾芜博物馆，就建在过去艾芜出生地张家院子之外大约500米的位置。汤继光大哥的亲口讲述，应该是真实的，解决了很多问题。至少说明，现在，彭州市濠阳街道白土河村李家碾院子的三个介绍牌子之中，有两个有关“艾芜出生地与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的介绍内容是有问题的。我是彭州人，从内心情感来说，我巴不得把著名作家大文豪艾芜先生说成是彭州人，说成是我的老乡。但是，事实让我失望了，我不得不接受艾芜堂侄汤继光大哥的正本清源。艾芜的出生地，不是彭州，最多可以说艾芜小时候曾在彭州居住，他的童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彭州市濠阳街道白土河村的李家碾院子度过的，从这个意思来说，他是彭州人，是彭州的骄傲。

世间之人，性情各异，志趣万千。有的酷爱运动驰骋，有的迷恋垂钓烹饪……鄙人，心有三爱，读书、写字、观山水。

读书之喜，唯有爱书之人清楚。文学艺术、历史民俗、天文哲理，皆为心之所思。读古今贤达，品人间百态；知天地情怀，悟世事道理。读书，足以丰富学识，更能澄明心性、净化心灵。

写字之欢，唯书朋道友可解。临碑摹帖，研书习论、潜心创作，皆是心之所向。艺海寻珍勤为径，文山追梦乐作舟。笔墨传承文脉，涵养身心，陶冶情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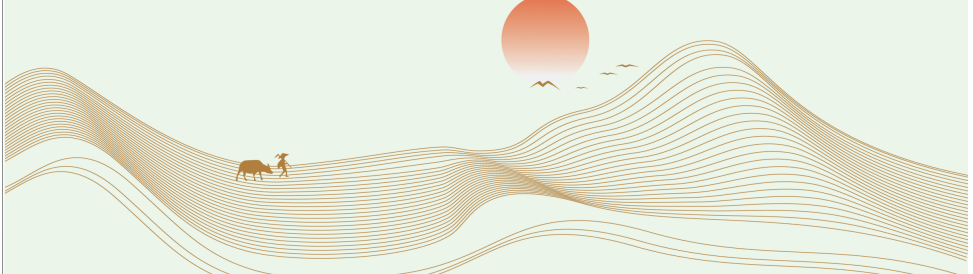
山水之乐，寄于青山绿水间。听鸟和风、观鱼映月、赏蝶恋花，皆为平生所盼。访清凉胜境，寻古都文脉，品人间烟火，旅行开阔视野，丰盈岁月，温润心田。

记忆之中，成渝、江浙一带，又或荆楚、闽越大地，盛夏时节，

皆是火炉蒸笼一般，所谓炎炎正午，灼灼俱燃。每到那时，我逢人便说，凉爽旅行，就来我的故乡，畅享一段清凉人间。

游孔孟之地，常怀故土文昌之思，心怀匡世济民之志；品鲜醇海味，犹念家乡彝风，香飘四溢的坨坨肉。理想生活，莫过于远离尘嚣，寄情秀丽江山，聆听自然清音，独享一份宁静惬意；漫步街巷阡陌，寻觅故土风韵，体验人间烟火。

清凉婉约的家乡，是心中真正的福



初春的龙泉山，被暖阳揉得柔和。山野间，徒步的、跑步的、骑行的身影穿梭其间，每个人都在融融春光里与龙泉山相拥。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三人成团，从龙泉山脚出发，徒步至山脉最高峰，赴一场与山岳的约会。凸凹是此行的精神领袖，远兵是土生土长的龙泉山人，我是一个旅居龙泉山脚的新闻人，我们想以此徒步读懂龙泉山的深层底蕴。

阳光为令，说走就走。我们从燃灯桥启程，踩着泸溪河源头的溪流向上而行，清音溪潺潺作响，支流亦步步生泉，既润了整座山的肌理，也柔了我们赶路的心境。

行至宝狮湖，两尊石狮左右矗立，宛若镇守龙泉山的门神。大坝上的百狮长廊，127尊石狮静静守护着这片山与湖。见石狮，便念起百狮长廊的雕刻家——农民石匠陈家云，天府广场的毛主席雕像是其传世之作。当年，他临危受命雕塑28米高的毛主席头部，将误差精准控制在毫米级。方寸石间，是手艺人对技艺的极致坚守，亦是龙泉山藏于细节的人文厚度。

穿过宝狮湖，脚下的路向顶峰蜿蜒。在宝狮湖尾，我们遇见六旬老者马大康，一位风水学者，常从郫都坐车到龙泉山脚，徒步踏勘每一座山峰。老者与我们同行，一路细数他与龙泉山的缘分，大赞龙泉山是成都的风水之山，守护着蓉城的山明水秀。山野间的不期而遇，让徒步多了几分温情。

行至半山腰，几段古驿道在山间蜿蜒向上，这是时光的遗存，更是龙泉山的名片。作为蜀巴官道的核心段落，这里曾是明清时期成都东出的必经驿路。踏在青石板上，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繁华喧嚣，如今所有热闹皆归于平静。凸凹大步流星走过驿道，感慨道：“一步一履，皆是过往；一砖一石，尽是乡愁。”书里写的古驿道故事，一下子就变得鲜活了。

走过古驿道便到了凉风村，这里是龙泉山水蜜桃原生种植区。20世纪，邓小平同志专程视察龙泉山，号召将龙泉山打造成花果山。此后，龙泉山大规模种植水蜜桃，桃花节年年如约，龙泉山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果山。凉风村因水土优渥、桃品上乘，成为唯一的小平寿桃种植地。龙泉山的生机，不仅有来自自然的馈赠，更来自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让我们前行的脚步愈发坚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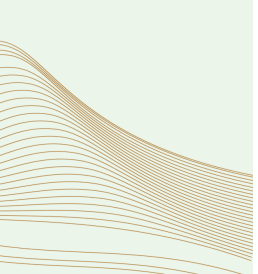
向附近村民问过路后，我们抄着小道向着龙泉山最高峰周家梁子进发。行至山脊线，视野愈发开阔，西侧是一望无垠的成都平原，东侧是错落有致的简阳丘陵。顺着山脊线向至高点冲刺，凸凹步履矫健，精力充沛，在近乎45度坡度的小道上大步奔跑，我们紧随其后。登上周家梁子，实测海拔1051米，此处正是龙泉山脉的主峰。脚踩地理的制高

诗和远方是吾乡

□ 田玉华

地。相岭之巔，层峦叠嶂；阳糯雪山，巍峨耸翠；观音河畔，口水潺潺；天皇寺里，竹影禅语；万亩森林，恬静安谧；呷古彝寨，和美安宁。坐拥20℃清凉盛夏，是避暑旅游目的地，气候宜居、天然氧吧。

诗和远方，我的故乡——越西。火把燃情，清凉胜地梦回千年；稻田火把，星落人间，祈万事顺遂。新时代，彝乡换新颜；彝历新年，尽揽浩荡民风；熊熊火塘，史诗永续，幸福越西，合万家团圆。



登顶龙泉山

□ 张 杰

点，一路的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周家梁子旁，坐落着四川省重点迁徙猛禽观测站，龙泉山也是四川境内猛禽南北迁徙的关键通道。这是整座山的生态至高点，山林间藏着万千灵羽，吸引了无数观鸟爱好者在此守候。行至长松山原始森林，我们遇到一对年轻的拍鸟人，他们带着专业设备，静静等候稀有鸟类的身影，这份对自然的热爱与执着，让我们心生敬佩。置身林间，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浮躁的心绪被彻底抚平，只剩内心的宁静与安然。

长松山原始森林中藏着长松寺遗址，据宋代残碑记载，这里最初为古蜀蚕丛王庙，唐开元二十二年改建为佛寺。《龙泉山传》中记载的“长松八景”都在这片山里，隋末隐士朱桃椎曾隐居此地，写下传世的《茅茨赋》，李淳风、苏轼等墨客也曾踏足这片山林。站在遗址前，仍能感受到跨越千年的人文气息，我们也真正站上了龙泉山的人文制高点。这份穿越时空的震撼，让我们对龙泉山的理解，不再止于山水风光，更触碰到了藏于山水间的千年文脉。

下山途中，山野间的善意与温情，成了最动人的风景。穿行在桃林间，赶场归来的大姐见我们一身登山装从山上下来，带着山里人特有的热情招呼：“大哥，真精神！从左边那条路下去，就是主路了。”一句朴实的提醒，让赶路脚步多了几分暖意。走到沟底的小溪边，一声清亮的“老师”响起。原来是一位正要抽水浇果树的老乡，远远就认出了多年未见的老师远兵，眼里全是惊喜和敬重，那份感情藏都藏不住。山野无言，人心有情，这一路不期而遇的美好，比沿途的风光更动人。

这次登顶，我们以《龙泉山传》为指引，走出了一条串联山水、古驿、桃园与人文的新路线，完成了地理、生态、人文的踏勘。一路山行，步步皆景，满心值得。这场徒步，既是身体的历练，也是心灵的修行，更在文字与现实的交融中，读懂了龙泉山的文脉与风骨，读懂了藏于山水间的温度与力量。

本版责编：农 夫 游雪莹